

华人姓名中的迁徙史

一个姓，漂洋过海后为何有这么多写法？

本报记者 林子涵

侨界关注

“陈”为何有Chen、Tan、Chan等拼法？
“林”除了Lin，还可以拼写为Lim、Lam？
一个“张”字，漂洋过海，竟有十几种罗马字母写法。
这些看似“不按拼音出牌”的姓名，背后其实藏着一部华人迁徙史。早年，华侨华人从福建、广东、海南踏船远行，口音各异。闽南话、潮州话、客家话、海南话……他们用方言报上姓名，当地登记人员用耳朵记音，再用罗马字母拼写下来。同一个姓氏，就这样在护照、船票、出生证明等证件上有了不同的模样。
这些拼法由华侨华人一代代沿用至今。今天，当我们再次写下、念起这些姓名时，仍能读出华人祖辈离乡时的乡音与乡愁。



姜明典展示侨批信封，其中人名等信息的拼写包含方言特征。
本报记者 王慧琼摄

一个“黄”字，一家人三种写法

在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原总会长黄东海的家里，同一个“黄”姓，有三种拼法。
黄东海的叔叔是家里第一个从老家南下马来西亚的人。早年办理登记时，他用闽南话报出自己的姓，登记人员听音落笔，将“黄”记作“Ooi”。此后，家族中其他成员陆续下南洋，有人继续记作“Ooi”，有人记作“Ng”。黄东海的一位堂叔，孩子的姓被记作“Eng”。
于是，同宗同族、同样姓“黄”的一家人，在当地证件上留下了不同的姓氏拼写。“长辈的姓用什么拼法，晚辈通常接着使用，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不同写法。”黄东海说。

几个字母，记录家族来路

一个海外华人的姓氏拼法，往往能成为辨认祖籍与迁徙来源的关键线索，实现“听音辨籍”。
新加坡海南协会理事长陈学汉告诉记者，在新加坡，他的姓写作“Tan”，名字中的“学”写作“Yoke”。这样的拼写背后，藏着海南话的学问。
陈学汉介绍，海南话有文读、白读之别。“陈”在百姓口中的白话念“Tan”，官话的文读则念“Sin”。当年父亲下南洋，在新加坡办理登记时，工作人员根据他的白话读音，将“陈”记作“Tan”，此后，这一拼法便在家族中沿用下来。
同一个“陈”字，在新加坡，写法远不止一种。陈学汉回忆，小时候，不同方言群体往来密切，海南、福建、潮州、客家家庭的孩子们一起长大，耳濡目染间，彼此都能

一串拼写，维系两地音讯

乡音的痕迹，不止在华人的姓名中。
1977年，福建石狮，一名叫天助的侨眷找到侨批“代书人”姜明典，请他代写一封寄往新加坡的家书。
天助小时候从新加坡被送回中国，母亲留在新加坡当地谋生。相隔两地，他能用家乡话说出母亲的姓名、住址，却不知道怎样准确转写成信封上的罗马字母。此前，他曾请人代写，信却没有寄到。
听完天助的口述，姜明典很快将天助母亲名字中的字，

这样的情况，在早期海外华人中并不少见。
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闽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朱媿媿长期研究海外华人姓名。她介绍，早期移居东南亚的华人大多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在海外常以地缘、血缘聚居，族群内部主要使用家乡方言。姓名登记时，往往根据本人报出的方言读音进行记录。
“东南各省方言语音迥异，内部分支复杂。以闽方言为例，内部有闽南、闽东、闽中、闽北和莆仙五个次方言。每种次方言内部还存在不同的声腔，例如，闽南方言内部又分泉腔、潮腔、漳腔等多种声腔，读音差异性很大。同时，闽南方言还有丰富的文白异读。因此，基于方言读音的拼写就显得异常复杂。”朱媿媿说。
一个“张”姓，就能看出这种差异。朱媿媿调查发现，“张”有“Zhang（华语）、Tiu（闽南方言）、Tiew（闽南方

分辨对方的口音。看到一个人的姓氏拼法，往往能大致猜出对方的方言背景。例如，广东人的陈姓为“Chan”，客家人是“Chin”，潮州人用的也是“Tan”。
对陈学汉来说，“Tan”几个字母背后，还有一条更长的家族迁徙线。根据族谱记载，他的祖先早年生活在河南，此后不断南迁，后来到达福建莆田。明代景泰年间，又有一支迁往海南文昌一带。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再渡海来到新加坡。20世纪90年代起，陈学汉多次返回海南寻根祭祖，家乡修族谱时，他还曾走访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同宗族人，帮助搜集整理各支系的家族资料。
从河南到福建，从海南到南洋，一个家族在漫长岁月中不断迁徙，口音和方言也随着地域流转而变化。这些语音痕迹，逐渐成为追寻家族来路的“声音线索”。
国际潮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潮汕侨乡与华侨文化”丛书主编林伦伦表示，早期下南洋的华侨不少人识字、不会说普通话，他们带去的基本上是侨乡的母语方言。

按当时华侨沿用的“Tan”“Yim”等拼法拼写好。随后，姜明典又按照闽南语的读音，将新加坡社区名、门牌号一一写妥。后来，这封信顺利寄达天助母亲手中。多年来，天助每每给新加坡寄信，都来找姜明典代写。
姜明典表示，早年海外华侨对不少人名、地名的书写，都带有鲜明的方言色彩。侨眷口中说的是家乡话，真正落到信封上，却要变成当地通行的罗马字母写法。代书人既要听得懂乡音，还要熟悉海外华人长期形成的人名、地名转写习惯。例如，菲律宾马尼拉的“王彬街”写作“Ong-pin Street”等。
“如果收件地址或人名写错，意味着这户人家可能会‘断批’。”姜明典说。为了把地址写准，每逢有华侨华人回

言）、Teo（潮州方言）、Teoh（潮州方言）、Chong（客家方言）、Teong（客家方言）、Cheong（粤方言）、Tion（福州方言）、Tiong（福州方言）”等多种拼写形式。
“方言之间的差异性造成华人姓名拼写纷繁复杂现象的主要原因。此外，听音辨音和记录的准确性也会带来差异。”朱媿媿举例，马来西亚柔佛州有一户詹姓华人，祖籍海南文昌，他们所说的海南话属闽南方言分支。在马来西亚，这家人的第一代人姓氏被登记作“Chiam”。到了第二代人，登记者听音辨识之下，将其中一人的姓氏记作“Chian”，原本的闭口音尾“m”变成了前鼻韵尾“n”，由此形成了同一家族中“Chiam”“Chian”两种不同拼法。
朱媿媿表示，除此之外，一个姓氏的写法还会受到移民年代、所在国家语言环境和历史登记方式等多重因素影响。

这些方言随着移民在海外落地，也长期保留着鲜明的原乡口音。如今，根据一个华人姓氏的拼写，基本可判断方言族群归属。例如，“林”，潮人族群和客家族群写为Lim，广府族群是Lam；“陈”，潮州话是Tan，客家话是Chin，广府话是Chan；“黄”，潮州话是Ng，客家话和广府话是Wong等。
在朱媿媿看来，姓名对于华人而言，不仅是指称个体的文字符号，也是体现身份认同的主要方式。华人漂洋过海，到异国生活，中文姓名是他们重要的族群标记。祖姓、堂号、谱牒等中华姓氏文化经过代际传承，延续着家族渊源，维系着与故土家园的联系。
“为了适应当地文化，华人同时还有以住在国文字记录的名字作为官方姓名。这种‘双名’现象，是多元文化影响的产物，也是华人保持自身文化特征的策略。华人的官方姓名与中文姓名之间有紧密联系，海外华人姓名蕴含诸多值得研究的语言文化内容。”朱媿媿说。

乡探亲，他都会找机会请教，哪条街当地怎么念、怎样写，再一一记下来。日积月累，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不少华侨华人聚居区的人名、地名写法，都成了他熟悉的功课。侨眷只要能用闽南话说出海外亲人的姓名和住址，他往往就能准确转写出来。
“人名、地名，身份登记、侨批往来，方言伴随着一代代华侨华人走向海外，也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留下了鲜明印记。在通信尚不发达的年代，一个准确的拼写，往往是连接两地音讯的重要纽带。”林伦伦表示，姓氏和地名的方言拼写承载着历史文化价值，海内外学者也对此多有专门研究。“希望这些拼写能被更多人了解，让华侨华人的子孙后代记得来路何方，根在何处。”

装店店主的经营需求优化空间布局，打造多功能复合空间。”他说。

此后，古着业态入驻龙母庙街3号侨房，并根据经营需求重新配置空间：底层兼具服装展示和咖啡休闲功能，二层设置销售区域和缝纫工作室，顶层阁楼则用于直播拍摄。
在吴宇华的设想中，散布于中山老城区的老侨房也可以成为承载创业项目的新空间。一方面，通过引入适合老城区的创业项目，让闲置侨房重新得到使用；另一方面，也希望吸引更多侨胞回到家乡，参与祖宅的修缮和利用。
“房子不一定都由我来修，侨胞也可以回来修自己的房子。”吴宇华说，自己这些年探索形成的低成本修缮技术和经验都会公开分享，不设技术壁垒，希望降低老侨房修缮的门槛，让更多侨胞愿意参与其中。“如果有人想回来修祖宅，我可以把已经积累的经验告诉他，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
在与侨胞接触的过程中，吴宇华也发现，返乡修缮祖宅面临的并不只是技术和成本问题。最近，他接触到3名年逾八旬的澳门同胞。三兄弟20世纪50年代离开中山，如今希望回乡修缮祖宅。得知情况后，吴宇华帮助他们推进产权确认、公证办理以及房屋修缮手续。
在吴宇华看来，老侨房的意义远不止建筑本身。“这些侨房可以看作历史建筑，但对很多海外侨胞来说，它更是他们的‘根’。一座侨宅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也维系着海外侨胞与家乡的联系。只要这份联系还在，他们就会惦念故土，愿意回来看看。”
（来源：中国侨网）



侨乡新貌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新县德天跨国大瀑布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玩耍。
崇左市是广西重点侨乡之一。德天跨国大瀑布位于硕龙镇德天村中国与越南边境处的归春河上游，与紧邻的越南板约瀑布相连，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近期雨量充沛，德天跨国瀑布进入丰水期，瀑布自山崖飞泻而下，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滕忠摄（人民视觉）

初秋的厦门上李水库，水面如镜，四周山色尽映碧波，一座花岗岩拱坝横亘山谷，坝顶步道上，游客凭栏远眺，清风拂面，绿茵如毯。
今年8月，厦门上李水库迎来建成100周年。这座由华侨牵头兴建的近代水利工程，昔日纾解厦门岛饮水之困，如今成为市民游客亲近自然的城市生态地标，见证着百年来厦门城市发展的脉络。
20世纪初期，厦门岛淡水稀缺，百姓饮水仰赖九龙江运来的“船仔水”，价高且水质难有保障，每逢湿热时节，污水淤积，疫病易发。印度尼西亚知名侨商黄奕住1919年归国定居厦门后，目睹民生困苦，决意破解饮水难题。
1921年，黄奕住联合侨商林振勳、厦门富商洪鸿儒、黄世金等人发起筹办自来水公司，筹建水库随之提上议程，最终勘定上李山谷为水源处。

厦门上李水库：镌刻华侨兴水记忆

吴冠标

守护上李水库20余年的水库负责人陈勇表示，该工程1924年在上海公开招标，中、英、德、日等六国企业竞标。黄奕住权衡设备质量与技术实力，敲定合理低价的德国西门子公司承接项目。“彼时日方报价最低，试图施压官方干预结果，被以华侨民办实业评标办法自主权不受干涉为由回绝。这份不为强权裹挟的抉择，是老一辈华侨实业家坚持务实与质量的写照。
水库竣工后，经送国际机构核验，出水水质位居当时世界第二、东亚第一。1926年起，水库开始向厦门供水，此后滋养鹭岛近八十年。

“上李水库的浆砌石单曲拱坝是中国近代首座拱坝，保存完整实属难得。”厦门市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站站长江跃翔介绍，拱坝采用花岗岩整毛石拱形砌石工艺，由德方设计并提供设备，闽南工匠负责施工，是中西合璧的水利工业遗产。2019年，上李水库入选第二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2025年，大坝修缮项目完工。林跃翔把这次修缮称作“微创保养”：坝顶走道的裂缝用砂浆勾缝补平，堵塞的排水孔逐一疏通；迎水面因水位长年涨落，石面老化、青苔斑驳，只做表层修复，不触动坝体筋骨；连残损的铸铁水算子都按原样重铸。
随着厦门城市供水体系日趋完善，上李水库如今已不再承担生活供水，却仍保留完好的汛期防汛蓄水与调度功能。上李水库公园内，大片草坪青翠绵密、宛如丝绒地毯，4.18公里环湖园路串联植物园、山海步道与海梅岭三角梅公园，年均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被市民称作“鹭岛天池”。
这些年，坐拥山水风光与近代水工遗产双重禀赋的上李水库，成为厦门独具特色的城市文旅节点。公园管理单位厦门市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近期正加紧制作上李水库历史展板，后续计划制作大事年表，同步推进口述史梳理、数字档案搭建，把这段华侨水利史搬进公园。
“期待未来将这里打造成水文化教育阵地，使‘饮水知来路，观坝忆侨魂’成为厦门城市文化的新名片。”林跃翔说。
（来源：中新网）

比利时华侨回乡“修老屋” 让老侨房融入新生活

吴侃

青砖墙、木楼梯、彩绘玻璃保留着老侨房的旧日风貌，古着店、咖啡馆、特色餐厅等业态入驻其中。走进广东中山石岐街道烟墩社区龙母庙街，一栋栋经过修缮的老侨房沿街而立，昔日斑驳的老建筑有了新的生活气息。
3年前，祖籍中山的比利时华侨吴宇华回到家乡，开始以低成本、高效能的方式修缮当地的老侨宅。
在比利时，吴宇华主要从事航空博物馆的设计和建设，让他真正开始关注家乡老侨房的是他的妻子。他说：“我妻子是比利时人，对中华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我们每次回中山过春节，都会到老城区逛逛，她对这里的老侨房很感兴趣。后来，她在安特卫普大学攻读古建筑保护相关专业，并将中山侨房作为研究对象。”
在妻子支持下，吴宇华回到家乡参与侨宅修缮。吴宇华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老建筑各有特点，保护方式不能简单照搬。欧洲不少历史建筑以石材等耐久材料为主，保存状况相对稳定。中国南方地区不少老侨房采用砖木结构，加之气候湿热，更易受到侵蚀和损坏，需要根据当地建筑特点探索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方式。

传统的古建修缮对用料和工艺要求较高。高昂的成本让不少身在海外、有意返乡修缮祖宅的侨胞望而却步，一些老宅因此长期闲置失修。针对这一问题，吴宇华尝试根据不同侨房的保存状况和使用需求，探索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修缮方式。
石岐烟墩社区龙母庙街92号侨房是吴宇华在中山修缮的首栋侨房。“岭南地区的侨房大多是青砖和木质结构，长期闲置后受霉菌、白蚁等侵害，木梁、楼板等木结构受损严重，楼板普遍存在弯曲变形。”吴宇华说，在改造92号侨房时，他完整保留原有木质楼板、实木楼梯和彩绘玻璃等构件，用可调节钢结构支撑系统加固。
修缮后的92号侨房兼具工作与生活功能：一楼用于会客接待，二楼设置办公区和厨房、餐厅，三楼则安排办公和起居空间。
在吴宇华看来，修缮只是第一步，持续使用才能形成良性的保护机制。为此，团队在改造前便会提前对接未来使用方，根据其经营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功能设计。
“以龙母庙街3号侨房为例，我们在采用轻型钢结构加固建筑的基础上，结合古着服